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30 1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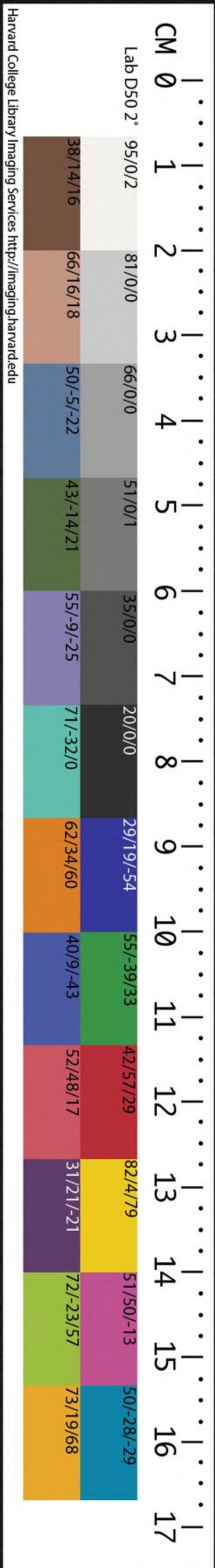
12

T855/1321 (12)

四書大全辨

四六
論語辨略

十二



小註精略卷四

夜學 張自烈

自烈 自照

辯正

先進第十一

從我陳泰章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先進, 從我, 陳泰章, 夜學, 張自烈, 自烈, 自照, 辯正.

小註辯略卷四

下論

麻谷藏書

後學

張自烈

自熙

自勳

辯正

先進第十一

從我陳蔡章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雙峯饒氏曰聖門之教有大綱領有小條
 目小條目如長於政事者與言政事長於
 文學者與言文學是也如今人能文者告
 之以作文之法政事者告之以處事之法
 此是各因其材然本領不正能文者無緣
 做得好文章曉事者無緣做得好政事又
 須示之以大綱領使之治心修身從本領
 上做來

國書... 辛各卷四

勲按集註孔子教人三句。特因此見彼。乃本節餘意。饒氏據此立論。謂長於政事者。與言政事。長於文學者。與言文學。果爾。則孔子教人。絕無變化補救之益。將政事者。終於政事。而不知文學。文學者。僅知文學。而不能政事。無論非聖人裁成之法。卽諸子學於聖門。亦可謂不善變矣。且政事文學。非截然不相通。顏子德行。嘗問爲邦。此獨非政事乎。子路使子羔爲費宰。曰何必讀書。孔子謂其賊人之子。是言政事者。未嘗不本之文學也。子游宰武城。夫子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長於文學者。豈遂無政事乎。孔子教人。雖主於因材。然矯偏之功。爲多如宰我。子貢。列言語之科。夫子於子貢。則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於宰我。則曰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如雙峯之說。亦將謂長於言語者。與言言語乎。宰我。子貢。何以不以言語見稱於孔子也。至謂治心修身之道。因無文章政事而設。

尤失本末先後之序。饒氏將謂有好政事便不須治心修身乎。此皆立言無本。不自知其說之非也。

孝哉閔子節

朱氏公遷曰此孝即其孚於人者稱之見稱於天下為武周之孝見稱於眾人為子騫之孝見稱於宗族為士之次者之孝德有大小故其孚於人者有廣狹也

熙按孔子雖就人言稱閔子之孝實從孝友內行起見集註積中著外一語最確朱氏泥看言字遂謂即其孚於人者稱之是夫子僅

不無抹集註
處處方可辯
不是處

從聲譽贊閔子而閔子之無間於人言者皆可襲取也且以所稱之廣狹分德行之大小尤非蓋時地不同則行事亦異處閔子之地而欲為武周之事可乎況稱於天下者未始不本於宗族稱於眾人者未嘗不著於天下若徒以見稱立論則子騫而外見稱者寥寥孔門諸子豈盡不孝

天喪予章

勉齋黃氏曰顏子在則夫子雖亡而不亡以道存也顏子死則夫子雖存道固無傳

註悼道無傳
若天喪已二
句語意拘滯

三復孟子開
知章方識此
論確不可易

孟軻死疑道
失傳矣迨宋
而周程張朱
昭闡理學使
後儒有所興
起孰謂此道
遽亡

終亦必亡而已矣故以顏子之死為己之
喪也○新安陳氏曰夫子之道賴顏子以
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
而未死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
亡而已亡故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予

烈按子貢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孔子
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由此推之顏
子雖死孔子雖失其傳道未嘗遽亡也況顏
子既歿其後孟子私淑諸人卒能發明孔子
之道以示來世安見顏子死而道無傳乎謂
孔子雖未亡而已亡非獨過情抑且背理顏

子學於孔子者也孔子沒則學失所宗謂顏
子雖未亡而已亡可也若顏子不幸而死孔
子幸而存孔子自有關繫斯道之重且遠者
焉有以斯道之存沒專屬之顏子之死生者
乎勉齋新安說皆誤然則天喪予者何慟之
至也小註洪氏一體之說近之

長府章

雙峯饒氏曰始言仍舊貫如之何繼氣雍
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
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諍之
意也○虛齋蔡氏曰其辭從容而厲皆先

輕後重如答季氏使者亦然

說婉處即見其決可謂深心篤論

勲按如之何三字有愀然不樂意全從不忍傷民一念發出語氣婉而決饒氏看作商量語可謂辭害志矣蒙引知辯其非而又以先後分輕重是亦未離乎雙峯之見也蓋何必改作一句尚說不盡如之何三字意耳

雙峯饒氏曰長府之不必改作人咸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

烈按從當理外推進一步添出中節二字便

似節外生枝向使長府之不必改人咸能言之何以他人不言言者獨閔子乎當時士大夫非阿徇苟祿即拱默避禍未有畱心民瘼切中時弊如閔子者此孔子所以亟稱之也況取其當理而發言中節之意在其中初非兩層

柴也愚章

慶源輔氏曰便辟則遺其內粗俗則略於外遺內則誠實不足略外則文飾不修

烈按遺內之說不差至云略外則文飾不修

借南軒說以駁正輔氏只就氣俗見得嗙非略外

非也。嗙。粗俗也。受病在內。非止略乎外而已。觀子路生平學問言行可見。張南軒云。嗙則氣俗。豈專言外乎。况聖人答子路問成人。說到文之以禮樂。正望他變化氣質。馴至中和。全在裏面用工夫。若僅略外而文飾不修。特容貌之失耳。聖人當不以是為由病也。

回也其庶章

勉齋黃氏曰。夫子之論回賜。一則言其得道之不同。一則言其處貧富之有異。蓋舉兩事反復言之。貨殖則不如。屢空德中則不如。其庶也。雙峯饒氏曰。此章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億則屢中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

烈按不必分得道處貧富說。亦不必分造道用心說。蒙引云。以不受命貨殖對屢空。以億中對庶乎。似大拘。聖人是信口說出。未嘗立字骨。細思自覺煩碎。按蒙引說是。勉齋雙峯說誤。

勲按此二節。回是予辭。賜皆貶辭。安得以億中對其庶。億中正貨殖病根。惟料事多中。故

趨時轉貨。惟恐不及。使無此機智。亦未必分
 念營利。孔子言此。乃惜之之意。非予其有才
 識。而能料事也。觀不億。不逆之。不如先覺。則
 億者之不如不億。可知。觀以賜之言中。為不
 幸。則屢中。非孔子所取。可知。善造道者。收視
 返聽。使吾心卓然精明。物至能應。妍媸立辨。
 何至役役於外。揣摩無已。億字。即易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全是胸中擾攘。不見道處。故曰
 參也。竟以魯得之。蒙引知辨二家之非。而又
 以此為舉其長。亦非也。

虛齋蔡氏曰。屢空是因回之貧。見其安貧。貨殖是因賜之富。見其求富。屢空只當貧字。貨殖只當富字。

看得員活方
 合聖人語意

勲按孔子論人。皆推見至隱。形迹不足以拘
 之。回能近道。屢空固見其安貧。即處富亦不
 害。為屢空。賜不受命。貨殖固見其求富。即屢
 空亦未必能安貧。如虛齋之說。是回僅能安
 貧。無所謂近道。賜雖求富。無所謂不受命。果
 孔子立言之意乎。又云屢空只當貧字。貨殖

只當富字果爾。則孔子何以不言貧而言屢空。不言富而言貨殖。蓋貧字對富字看。未必盡匱乏也。雖匱乏或稍加會計。便爾贏餘。如子貢先貧後富。何足為據。惟顏子匱乏既甚。而又絕無計較之心。卽此便見他安處。不然孔門不乏貧儒。何以於回獨言屢空。屢空字雖不可如郝京山大空集虛之說。其實空空絕四之意。未嘗不寓。但不可專主此說耳。貨殖正見他不受命。虛齋既謂賜畱心生計。始能貨殖。與屢空正相反。而又謂只當富字。何也。此亦不待辯而自明矣。

侍坐章

虛齋蔡氏曰。可使有勇之使屬民。可使足民之使屬求。

烈按兩可使皆屬由求。說有勇雖屬民。所以使之有勇。非由而誰安見。可使有勇之使屬民。可使足民之使屬求乎。況兩可字是由求從自己。胷中揣度時勢作用如此。不是實事。使字一屬民一屬求。非也。

程子云屢空
兼兩意惟其
屢中所以能
空此語可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徽菴程氏曰物欲之外至禁防於視聽私欲之內萌消弭於言動見非視聞非聽見聞非動視聽為動勿視勿聽則不動也動兼思貌而言洪範五事備於此不必以勿為心也

勲按顏子請目。夫子以四勿告之。自應分四項說。方見無時無處不用其力。徽菴既以動字貼入視聽。又置非禮勿言一句不講。則夫子當日但言勿視勿聽足矣。何以詞繁而不

殺乎。且動可以該視聽。視聽不可以該動。如徽菴此語。則亦勿視勿聽便可盡克己之事。獨不思孟子所謂動容周旋中禮。果僅屬之視聽乎。何其紕謬一至此也。真氏謂勿指心言。即集註所以為主云云。意而徽菴又謂不必以勿為心。夫非禮之視聽言動。非心誰為。勿之況舍此言心。心於何寄。豈視聽言動外別有心乎。抑更有勿勿者。而無所事心乎。此尤穿鑿支離之甚。

又借集註及
真氏小註以
正徽菴之誤

朱子曰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盡矣

烈按四勿總是謹其自內而接於外不可將視聽二句屬防外言動二句屬謹內蓋可視可聽之物雖自外至而吾所以視之聽之仍自內出勿視勿聽工夫全在裏面著力內外交進之說礙理集註由乎中應乎外數句及小註朱子制却在內句得之

仲弓問仁章

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己則私意無所容於內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大理流行而心德全矣

烈按內外非判然相離惟私意無所容於中裁私意無所容於外恕以及物所及者雖屬外邊却由內無私意不分爾我方與物相通流通新安分內外言非是蒙引云使民如承大祭非不接物也然敬還是自家敬敬是用於己道理恕是施於人道理私意無所容不必分內外此論足正陳說之誤

又援蒙引以證已說則陳氏之謬益見

朱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亡貧苦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

烈按己所不欲特就日用間人情天理所不能順受如父不欲子不孝便不以不孝施於父兄不欲弟不悌便不以不悌施於兄之類此處不可看得粗淺須將大學所惡於上節參看道理自明至如富壽康寧雖人之所欲雖已欲以此同於人然天地有憾已且不能必得安能槩與人同死亡貧苦雖人之所惡

此亦看書之法時輩拘牽文義者不知

得此語據方可駁正朱子

雖已不欲以此加於人亦有時命適然已且不能苟免安能使人無患顏子不當貧夭而貧夭伯牛不當有疾而有疾以義安命盡其在我君子所以守正也茂對時物疴癢同體聖賢所以行仁也不能盡人而皆免於死亡貧苦不能違天而永保其富壽康寧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孔子曰得之不得曰有命信如朱子之說則是儒者奪造物行德惠矣有是理乎况白文只說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不必添出與人以所欲一層

司馬牛憂章

雙峯饒氏曰敬易能無失為難閒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為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禮矣

烈按無失有禮之難正見恭敬難處非敬易能無失為難恭易能有禮為難也愚意當說敬難而無失尤難恭難而有禮尤難不宜壓倒恭敬二字信如饒氏說便似恭敬粗淺至無失有禮方是精細工夫可謂悖理之甚蒙引存疑皆不駁正非也

勲按無論與本文語氣不合併未窺恭敬二字道理孔子告樊遲為仁曰居處恭執事敬未嘗言無失有禮如雙峯說則是為仁亦易易耳四書中道理本自一貫諸家說此則遺彼非推舉大過則卑鄙不及如朱子罕言章之論仁與饒氏此章之言恭敬是也

子貢問政章

新安陳氏曰民信之矣以效言之民所以信之本則孔子未之及所以朱子推本

善讀四書者當以此言類推之

而以教化行言之如施信於民與國人交止於信皆是也兵食既足然後施教而化行民斯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兵民便信之也

烈按聖人論事立言渾淪周到無欠缺滲漏在聽者尋思自得耳此處說足食足兵不是偏伯小補兩足字正是教化根源觀子適衛章富教兼舉可見孔子決非專言兵食遺却教化集註教化行正就足食足兵內推出見聖人即於兵食處固結人心轉移風俗與富強伎倆迥異民所以信之之本便自隱然言外非孔子未及而朱子補之也信如新安之說則是聖人立論不能無病矣蒙引云夫子三者有富而教之之意此說是

平心觀理者方信朱子之說有病

敢問崇德章

雙峯饒氏曰忠信是德徙義是崇

烈按合主忠信徙義方是崇德如何謂忠信是德徙義是崇說忠信是德未為非單指徙義是崇則主忠信獨非崇乎天下豈有離忠信而能徙義者乎饒氏說誤

朱子曰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仔細不至觸突人矣

子張問達節

烈按察言二句是更進一步說須知質直好義工夫俱在實地此處無觸突人底病痛但不敢自是學問愈到愈見不足遇事接人一味自視欲然非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到觀察下人才不觸突人也況集註將所行合宜訓好義而小註又云便有觸突人底

此處辨析甚精晦菴有知自當首肯

又借集註駁

小註是非並

見義理愈明

意思則行不合義者多矣何其自相矛盾也愚意質直或未免觸突人既好義未有復觸突人者也

樊遲問仁章

新安陳氏曰一言而該仁知故曰富

勳按富哉二字是子夏一聞使枉者直便想到舜湯有天下作用見帝王治天下之道不出夫子此語豈不是富集註歎其所包者廣原有下節在內新安專就仁知解非是且遲

只說問知子夏何緣添出仁字不仁者遠是道理符合如此子夏亦只解能使枉者直意未便以為仁也蒙引謂不可說出兼仁知此論甚確。

雙峯饒氏曰此章愛人知人是仁知之淺近處包含無所不盡則深者遠者亦在其

升經析疑不
二語

熙按愛人知人如何是仁知淺近處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古今帝王治天下作用不出知人愛人道理堯舜猶病是於愛人尚未能盡故謂知愛為無所不包可也謂知人愛人是仁知之淺近處則不可。

子路第十三

正名章

吳氏曰名正言順即下文禮樂之本名正禮也言順樂也

烈按人而不仁如禮何仁是禮樂之本名正言順便是本心之德發見處吳氏謂名正言順即禮樂之本其說未為非但以名正屬禮

言順屬樂。却悖理之甚。

樊遲學稼章

雙峯饒氏曰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自歸之而為之耕稼豈必自耕稼哉

烈按聖人所謂禮義信蓋不計用舍不分得位失位自當講求經世之學如顏淵問為邦不待其用行而後見也若云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民自歸之萬一終其身不得大人之位便不當講求大人之事乎況位之得失在人而所以立位在我孔子欲樊遲志存經

看孟子得志與民由二句此義自明

世無徒稼圃自安得志則以其學行之天下不得志則以其道藏之一身無窮達一也饒氏居大人之位一句似不居位則禮義信無所用之矣泥甚至云四方皆為之耕稼看襁負而至至字尤誤須知焉用稼見無所事此也襁負而至特形容其歸赴之速非實指其代我耕稼也

善人為邦節

雙峯饒氏曰謂之亦可者微寓不足之意似有未能必其殘果盡勝殺果盡去之意

蓋亦所謂幾致刑措者也

勲按孔子謂子欲善而民善則善人爲邦百
年其勝殘去殺可知但善人初非勝殘之具
人多疑其迂闊而不肯爲不知積累既久自
有潛消默奪者當與民日遷善而不知叅看
謂之亦可乃卽此已具不必他求之意與幾
致刑措正自有別如饒氏說則孔子誠哉一
語不宜如此過決矣

吾黨直躬章

吳氏曰直天理也父子之親又天理之大
者也二者相礙則屈直以伸親非不貴乎
直也當是時父子之情勝而直不直固有
所不知也

熙按孔子云直在其中相隱處正是直非有
兩層吳氏謂屈直以伸親便似本不當隱姑
爲父子情勝不得已而曲意承之此豈可謂
之直乎又云非不貴乎直也是明以相隱爲
不直矣與孔子之意不合

居處恭節

雙峯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爲只可
於容貌上著箇恭及事來則此心便要應

敬 事心若不在事上為事便鹵莽所以著箇

烈按雖無事時此心不可放縱大學慎獨中庸戒懼正在此處若說只於容貌上著箇恭遺却裏面工夫可謂失本末矣敬只是主一無適然亦不離居處恭的精神非可分屬敬事與中外也新安陳氏云居處恭靜時敬也執事敬動時敬也足正饒氏泥註之誤○蒙引云恭主容程子曰未有外箕踞而心正者然則敬亦在其中矣非謂只是貌恭按蒙引

說是

子貢問士章

朱子曰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為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

勲按書云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孟子云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安得謂孝弟無益人戶也能孝能弟必恥不孝不弟此與行己

有恥何異但伏處草莽未知其使於四方何如耳以是為次非輕言孝弟正重視士也猶

辨明傳道
二氏在目前
人却見不

情理切
說出白

云雖論其次亦須孝弟始得朱子乃謂守一夫之私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將使孝弟諄諄然舉以教天下之人乎況真能事親者方不敢有孝名亦將何以廣之宗族鄉黨夫子明言其所處之狹自非可與見用於朝者同日語若以此貶抑孝弟豈孔子之意烈按謂孝弟無益人國獨不聞孝者所以事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乎此說不待辯而知其非况孔子嘗言可以無大過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苟無過則幾於聖矣何以云僅能無過乎既居士之次但可謂之寡過不當言無過也

不得中行節

朱子曰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新安陳氏曰狂者知之過而行不及狷者行之過而不知不及得聖人裁抑之激厲之使狂者力行以踐之而其見不荒狷者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狹則中道庶乎可得矣

烈按知行過不及合狂狷皆有之分力行致知泥甚蒙引存疑皆不從此說與愚見合新

安傳會朱子不可從。

子路問士節

朱子曰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氣象故告之以此又恐子路一向和悅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則切切惻惻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

熙按切惻怡怡分屬朋友兄弟特指其發見親切處言之耳集註既云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如此又謂恐子路一向和悅又告以朋友則切惻兄弟則怡怡何也子路既有粗暴氣象而詳懇之意多於和悅安得遽慮其流於柔乎且子路即不一向和悅道理應如是豈慮其和悅姑以切惻屬朋友怡怡屬兄弟使知所損益乎語意牽強之甚

門人 吳 朗 同較
余 曠

此集今日于... 辨略卷四 三

小註辯略卷五

下論

憲問第十四

克伐章

慶源輔氏曰忿見于外恨藏于中內恨外忿則怨

烈按蒙引云輔氏說非也忿字從心且懲忿

及一朝之忿豈皆見于外者邪朱子解此極

分曉倘只曰恨而不曰忿便沒分曉何處不

是恨蒙引說是

南宮适章

只援蒙引止
真謬不自立
說去取甚精

總論造物何

朱子曰。适雖非問。然其言可取。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其實有貶當世而尊夫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故不答耳。○南軒張氏曰。夫子不答者。以其有禹稷之言。答之則是已當之也。以其言之善。則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尚德之意也。○雙峯饒氏曰。集註權力二字。正指三家言。三家有無君之心。故以羿。羿比之。夫子有德無位。故以禹。稷比之。三家無君。必至于亡。夫子有德異口造物。必有以處之。而使之得位。故微其辭。以形容之。孔子以其以禹。稷比己。已難答。又以羿。羿比三家。愈難答。所以不答。

烈按南宮适感慨時事。汎就羿。羿禹。稷立論。見力不勝德。不必實有所指。據南軒云。夫子知适以禹。稷比己。答之。則是已當之也。故不

答。此說已誤。又謂以其言之善而美之。便似适以禹。稷比己。未為過。雖陽避之。而實當之矣。聖人有德無位。豈有妄冀非分。自度其必有天下與禹。稷等乎。小註三說皆誤。

為命節

厚齋馮氏曰。鄭以小國介乎晉楚。爭奪之衝。自簡公歷定。獻聲公凡五十年間。得免兵禍。辭命之有益人國如此。

勲按小註葉少蘊載子產獻入陳之捷于晉。夫子以為非文辭不為功。愚謂此必非夫子

此論世知人之法

匡之役見左傳定公六年

之言。乃左氏之誣也。諸家據此立論可乎。況鄭自簡公以來。得免于兵禍者。非盡由辭命之力。特以楚強。晉弱。鄭專事楚。晉不敢爭。故少休耳。以大義律之。鄭雖小康。終不免背華。即夷之罪。何功之有。厥後吳強楚弱。鄭遂有滅許之舉。而魯師至矣。匡之役。猶在獻公未死之前。而馮氏以為歷聲。公不被兵。何其妄也。

或問子產章

胡氏曰。子產為政。雖嚴而卒歸于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然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

熙按。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一使民義。豈能食不能教者。禮經出漢儒雜記。特剽孟子之言。傳會成文。何足為定論。況孟子不知為政。一語專指乘輿濟人而言。若論其為政。則當時列國諸卿。未有大過子產者。胡氏既不辨禮記之非。又誤認孟子此語。乃引以證惠人之旨。不惟不知子產。并失夫子立言之意。

雙峯饒氏曰此篇凡語管仲夫子每護之孟子排管仲皆是救時而然夫子之時人不知有王仲尊王亦是有功夫子所以護之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皆尊伯術而賤王道孟子恐功利之說熾故於桓文管晏一切抑之

推明春秋大義益見論語衡量管仲處決無回護

烈按孔子作春秋一字褒貶不苟是非至公想見生平無意必固我處後先論定管仲功過不揜猶權衡然揚之而已護則涉私

桓公殺公子章

蔡氏曰子路舉忽之死仲之不死是以忽為殺身成仁仲為未仁夫子答以仲有仁之功如此忽豈能如仲之仁乎是以忽仲比而言之非泛許仲以仁也下章匹夫匹

婦之諒亦指忽而言

提出存中國大義見孔子予仲與春秋鍾齊桓同

熙按如其仁兩句特以解子路未仁之問耳非許仲以仁亦非謂忽之仁不如仲也孔子予仲者所以存中國也至不詳言召忽之死非略忽也稱忽之死則無以處乎仲之不死者故置而不道所以全仲也胡氏以忽為傷勇己非至論而蔡氏尤以匹夫匹婦之諒為指忽而言然則聖人將不重死節者乎以欲全仲而不稱忽忽亦不幸矣哉

勲按召忽之傳子糾猶愈於荀息之傳奚齊。春秋於荀息之死存其官而書及。而謂忽不得與死節者比乎。管子載忽之言曰。殺君而用其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子其勉之。君子曰。忽之死也。賢其生也。仲之生也。賢其死也。仲蓋自為定評矣。以仲之不死於其君。疑若忽之形其疵者。而不忘其言。彼誠有所取爾。夫同體而異行。猶不以忽之死為非。後之人必欲黜忽而揚仲。則亦泥讀論語。未識夫子所以取仲之意耳。

管仲非仁章

雲峯傳會程
 子而有是說
 却不合情理

雲峯胡氏曰。管仲不能死。又相之。蓋死則於子糾。未有君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為天下正華夷之分。天下後世皆得以被其仁。仲蓋有以處此矣。

勲按雲峯之論不然。夫謂君臣之分未定者。或君在而所事之主。同為臣屬。則國無二上。固不得私於所事。以自外於公家。乃若子糾。小白。則襄公既弒。各自為主者耳。胡氏以為未有君臣之分。則仲當亂作之時。何以不從。

管仲召忽不可與王魏同日語

小。白。而。從。子。糾。必。待。束。而。致。之。然。後。為。之。臣。
 邪。且。始。之。射。而。中。鈞。者。又。何。心。也。仲。之。書。曰。
 忽。也。知。得。萬。乘。而。死。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
 而。伯。諸。侯。糾。可。謂。有。生。臣。矣。是。仲。未。嘗。自。以。
 為。非。糾。之。臣。而。後。世。論。者。必。多。方。解。免。卒。使。
 仲。為。忘。君。之。人。亦。何。與。於。仲。哉。當。其。請。囚。仲。
 未。始。無。求。生。之。心。然。所。以。不。死。而。慨。焉。從。之。
 者。知。有。鮑。叔。可。無。他。虞。故。不。激。而。出。於。死。耳。
 胡。氏。乃。謂。相。則。正。華。夷。之。分。天。下。後。世。皆。得。

使仲果知桓
 公足伯當時
 不應從子糾
 矣近世陳幾
 亭謂管仲不
 死心在匡正
 天下醫身救
 民見天下不
 見有身許仲
 大過非定論

此即春秋褒
 貶微意

被。其。仁。夫。仲。之。相。鮑。叔。薦。之。也。方。是。時。得。免。
 於。死。幸。矣。安。知。後。之。果。足。以。伯。而。遽。從。天。下。
 後。世。起。見。哉。孔。子。取。仲。乃。循。後。視。前。見。其。死。
 於。所。事。雖。可。以。全。一。身。之。節。而。楚。氛。游。熾。中。
 國。將。入。於。夷。狄。安。在。一。死。足。以。塞。責。遂。謂。無。
 棄。君。苟。免。之。恥。乎。故。仲。幸。而。有。一。匡。之。功。遂。
 為。萬。世。不。可。少。之。人。孔。子。極。稱。而。樂。道。之。蓋。
 幾。幾。乎。幸。其。生。也。幸。其。生。何。暇。責。其。死。不。然。
 使。仲。相。桓。無。功。會。匹。夫。匹。婦。之。不。如。孔。子。豈。

此事以觀是非具見

得。不。以。不。死。之。律。治。之。哉。故。謂。仲。生。賢。於。死。可。也。謂。仲。不。必。死。而。所。處。盡。善。則。非。也。學。者。以。春。秋。與。桓。之。義。觀。之。則。知。孔。子。取。仲。之。意。矣。雲。峯。說。誤。

子言衛靈章

雙峯饒氏曰治宗廟得人則籩豆靜嘉牲牲肥腍神人胥悅九繫人心之本

烈。按。神。人。胥。悅。說。得。鮑。治。宗。廟。與。武。周。宗。廟。之。禮。禘。嘗。之。義。無。分。別。殊。欠。斟酌。况。叔。圉。王。孫。賈。其。才。足。以。治。賓。客。軍。旅。不。至。挑。鄰。釁。墮。

軍。實。或。可。以。保。國。鮑。以。佞。免。於。世。雖。使。之。治。宗。廟。非。能。竭。盡。誠。敬。亦。僅。無。匱。祀。耳。未。可。謂。之。得。人。夫。神。罔。怨。恫。不。徒。區。區。籩。豆。牲。牲。閒。必。將。有。明。德。維。馨。者。使。鮑。治。宗。廟。而。遂。能。令。神。人。胥。悅。則。是。神。亦。可。以。具。文。口。辯。相。欺。矣。有。是。理。哉。

陳成子章

問。程。子。以。左。氏。所。記。為。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計。其。強。弱。而。獨。以。大。義。驅。之。邪。朱。子。曰。程。子。之。意。以。為。夫。子。告。魯。當。明。君。臣。之。義。以。見。弑。逆。大。惡。天。下。所。不。

此論語而正

存疑淺說皆
係饒氏

容人人得而誅之。況在鄰國而可以不討之乎。而其爲計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誅之。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強。奚以爲哉。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以天下之公義爲一國之私也。左氏所記蓋傳聞之誤。以衆人之腹度聖人之心耳。

熙按程子之說腐迂無當。朱子不知辨正。已失權衡。而又傳會其說。謂孔子當明君臣之義。舉天下之兵以誅之。然則沐浴一請獨非。明君臣之義乎。至天下之兵。周天子所不能舉者。而乃責之一國之君大夫乎。又謂不當

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以示天下之公義。爲一國之私。不思孔子此舉。乃悲天憫人。不得已而爲之。初非自矜所長。亦非以討賊之義私其君也。生居魯國。將越國而告天子乎。信如朱子之說。則孔子當日請辭尚多缺陷。獨不得程子爲之指授耳。是程子補孔子所未及。而孔子所不得志者。徒以進言無本。坐失機會。非盡哀公君臣之過也可乎。

古之學者節

雙峯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心要求得於己今之學此者其心要求知於人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

勲按爲己爲人古今皆有但古之學多爲己者今之學多爲人者故如此分別言之耳實能爲己卽古之學者苟其爲人卽今之學者古今從爲己爲人一念處分不必拘時地言也雙峯泥看古今字謂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尚未至此則是三代以上皆爲己三代而下皆爲人也卽如孔門諸弟顏閔曾參自是爲己自是古之學者它如丹求商賜輩未免爲人豈可一槩論哉如饒氏之言以三代視二帝孔子不且爲今之學者與

思不出位節

勉齋黃氏曰位身所處之地也爲君則思君道爲臣則思臣道此位也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越所處而思則爲出位矣

烈按食寢是聖凡所同皆日用尋常事饑則

衡酌事理發
明經義不涉
學究空言

當食倦則當寢。初無工夫。何煩思慮。信如勉齋所云。或當食但思食。當寢但思寢。便爲不出位。則周公未陰雨而計綢繆。漢高方食。張良借箸。畫六國事。王孝先秀才時。以天下爲已任。皆可謂之出位矣。愚意所謂不出位者。盡所當爲。如窮居講求大行道。理古者。四十強仕。當未仕前。或考論國家利害。民物安危。事實爲他日用世之具。雖殫思竭慮。只在本分內。不至蕩而無歸耳。豈食不思寢。寢不思食。遂謂之不出位哉。

賢者避世章

厚齋馮氏曰。桀溺謂子路。豈若從避世之士。夫子爲之憮然。至是乃賢避世。則道不行而無仕志也。

烈按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孔子蓋終身以之道。雖不行。其志不易。故曰。果哉。末之難矣。無仕志。則是無義也。聖人有不仕之時。存乎天者也。無不仕之志。存乎我者也。賢者避世三節。猶言天地閉。賢人隱。此傷時之辭。蓋汎

如此體貼白
文方能不死
古人句下

論耳。非賢避世而無仕志也。賢者避世。指士
君子之賢而不得志者言。馮氏云賢避世。略
去本文賢者者字。便似聖人稱美避世。而謂
之賢。舛甚。

高宗諒陰章

論語疏云卒哭除服之後三年心喪已畢
然後王自聽政也。晉書杜預傳云泰始十
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
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
僕射盧欽議之。惟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
三年之喪。始服。斬衰。既葬。除喪。服諒闇。以
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又作議曰。周
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晉

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
雖不遂。宴樂已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
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
此釋服。心喪三年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
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
陰之節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
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
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
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
之文。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
之衆。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
禘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
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陰以終制。天
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
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
之篤也。凡我臣子。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
乃聖制。易風移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
除衰麻。而諒闇終喪。是知三年喪畢。謂心

喪畢然後聽政也

宋子答黃商
伯云左杜所
記多非先王
禮法之正不
依憑

勲按諒陰之義。晉杜預以爲心喪。非也。苟以爲心喪。則雖冕服聽政。未爲不孝。何以必待三年畢。然後聽政也。春秋左氏所載列國之禮。皆非古制。不可爲後法。而杜氏據以爲證。可乎。叔向之譏景王。后世子之喪。非父母比也。且旣以遂服爲禮。則所云王雖不遂。宴樂已早。甚之之詞也。猶云王縱不能遂。服何至於宴樂乎。非不譏除喪。而但責其宴樂也。且

皆有關名教
之言不當以
訓故求之

景王以天子居。后世子之喪。早於宴樂。叔向猶譏之。曾。是太子居。父母之喪。而謂可不遂服乎。况杜氏旣知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而又謂無服喪三年之文。豈庶人無天子之尊。萬幾之政者。亦皆心喪從事。不衰經乎。可知其說之難通矣。又謂屈己從宜。使天下頌我以仁孝。彼放勲。殂落。百姓如喪考妣。未嘗不樂其君之終喪也。若羣臣以釋服爲仁孝。此乃諂諛逢惡之臣。豈可爲定論哉。禮

洪武四年議
黜預從祀為
建短喪也嘉
九年與荀
元吳澄竝黜

經心喪之制。僅以施之於師親。則致喪三年。謂致其哀。毀之節也。親而師事之。不幾二本乎。惜當時議臣如盧欽、魏舒輩。不知以此義折之。使預說得行。太子除服。以居喪之制。而為短喪之實。此典禮所由廢。倫紀所以斁也。有人心者。慎思之。

衛靈公第十五

問陳章

勉齋黃氏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豈有未學者。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

為訓耳。然欲以俎豆之事。啓之。則夫子之拳拳於衛。可知矣。

勲按。俎豆二句。特以却軍旅之問耳。非以此啓之。猶冀其可與謀也。孔子雖不愬然於衛。至言色可避。亦決無不忍去之理。觀下文。遂行。遂字與不稅冕而行。同一勇決。勉齋謂以俎豆之事。啓之。欲幾俾一畱者。非也。至謂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尤誤。看夫子發言之意。孔子與子貢論政。未嘗不言足兵。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何嘗謂不可為訓。而

四書大全卷五
精義卷五
諱言之也。蘇穎濱云：使靈公誠用孔子，雖及軍旅之事，可也。此語足正黃氏之誤。

君子固窮節

或問：固窮有二義。朱子曰：固守其窮，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答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不如小人窮則濫耳。以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

烈按：泥上文亦有看固窮，謂固有窮時，所謂辭害志也。問君子亦有窮乎？答曰：君子雖窮，却自固守其窮，小人則濫矣。如此說來，君子

亦有窮之意在其中。未嘗與子路之意不相應。固字看作固守方，與下文濫字相對。君子守得堅固，必不因窮變節。小人握不定，裁遇窮便放溢為非。當以程子固守之說為正。況固窮看作固有窮時，又轉一句云：不如小人窮則濫。此又失却當日語氣。白文妙在君子小人平對說，不必另將不如二字分別。而君子小人，心術學問，自見。學者當為君子，不當為小人。與子路不必慍見之意，皆含蓄言外。

朱子專照上文亦有窮乎有字。誤采程說而小註又背之。畢竟未見大義耳。

雙峯饒氏曰君子成德之人安於貧賤若固守其窮便下君子一等

熙按惟平日安貧賤所以雖處窮能固守。固守二字確乎不拔。即中庸所謂素位不願外。非成德者不能却。寓安貧賤意。非固窮安窮。有深淺安勉之殊也。饒氏看固窮二字大淺。故有此說。況云固守其窮。下君子一等。便似。言語不能無缺陷。此處君子與成德之

人迥別。說有不必推深而妄推深者。此類是也。

多學而識章

鄱陽朱氏曰吾道一以貫之是以一理而貫萬事予一以貫之是以一理而該萬理

烈按只是一理。貫萬事與該萬理一也。分別說便非。惟一理該萬理。故一理貫萬事。參乎吾道章之一貫與賜也多學章之一貫。或說吾道或不說道。而單說予其為一貫同也。信如朱氏之說。則是兩箇一貫矣。且天下未有

事能離理。理不該事者。安有彼處。一貫偏屬。貫萬事。此處一貫偏屬。該萬理乎。朱氏此說支蔓。不見於大全小註。而顧麟士獨采入四書說約。學者勿為所惑可也。

由知德節

雲峯胡氏曰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已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非真知也

烈按知德二字不宜分析看。離了德知字無著落。若離了知德又有見不到處。集註非已

有之云云。只就知得親切透徹內。推出一層。謂必如此得力。方可謂之知德。以見知德非泛泛可與語者。究竟非離知言德也。胡氏不徒重知而重在德。強分低昂。蓋失集註之意。而妄為之說。學者須辨。

無為而治節

或問恭己為聖人敬德之容。以書傳考之。舜之為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曰無為而治。何邪。朱子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

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希濶，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矣。

烈按朱子云：踐天子位之後，無他事，便似前勞後逸。自宅位三十有三載，舜皆深居稱朕，無一事可爲矣。觀大禹謨：耄期倦于勤，一句則是一日萬幾。雖攝政以前，事事就緒，而此中兢業意思，無一刻可以遑暇，無一念可以晏安。如何遽說無事？況書所載禹受命率百官，若帝之初，以後舜咨禹，惟時有苗弗率，爾徂征，則是命禹攝位之後，當時不能無事。安在舜攝政二十八載後，皆晏逸無事乎？須知無爲猶言不煩擾耳。猶造物時行物生，無所作為耳。合作止動靜，因革創守，未嘗不精神流通，却不見紛更多事，非槩謂之無事也。如朱子所云，只說得百事料理已畢，無可作為，直是安閒無所事事，非無爲而治也。存疑泥集註紹堯得人二句，謂凡所當爲，堯皆先爲之，已所當爲，衆人又代爲之，故亦不待有所作為。果爾，則舜只遭時處順，因人成事，獨享

安逸而已。有是理乎。至云堯先為之。與朱子治迹在攝政以前之說相反。尤不可信。

子張問行章

南軒張氏曰篤敬者敦篤乎敬也。○朱子曰篤有重厚沉深之意。敬而不篤則有拘迫之患。

烈按二說將篤敬一串看。皆以敬為主。篤字只是敬字進步。須知忠信篤敬一字各一義。蒙引云篤則不薄。敬則不苟。存疑云篤是待人接物。忠厚不刻薄。如君子篤於親。故舊不遺。皆篤厚之事。敬是敬事而信之敬。凡事戒謹恐懼。惟恐失之。不敢放肆也。篤敬二字分別說。最是當。以蒙引存疑說為正。

志士仁人節

胡氏曰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慶源輔氏曰志士於此二者勉之者也。仁人於此二者安之者也。○雙峯饒氏曰仁人與仁為一。仁為我有矣。志士與仁猶二。但有志於為仁。仁人者自然無求生害仁。有殺身成仁。志士亦能勉而為之比。于是仁人豫讓張巡是志士。○新安陳氏曰志士志於仁而勉行未及。仁人之安行。○鄭氏舜舉曰志士不以死生為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

日不懼或未免於徒死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

熙按無志決不能成仁不成仁決不能使志無憾志士仁人不必分安勉不必較低昂只是言此等志士仁人耳志字當與十五志學匹夫不可奪志志氣之帥志字同看志是見得到持得定不爲死生利害所搖奪合慷慨就死從容就死在內故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非志士僅能慷慨成德方能從容蓋慷慨與從容總是志士仁人殺身成仁

處信如胡氏之說聖人當日何以不分別品地謂志士能慷慨以赴死仁人能從容以成仁乎觀白文合志士仁人言之正見志士仁人四字是一氣串說非兩平對說然則謂有志之士不逮成德者非也至於殺身成仁與漆身吞炭者迥別豫讓豈可與張巡同日語此堯氏看殺身成仁欠分曉處若鄭說尤不合理白文既說志士殺身成仁其非徒死可知令志士不以死生爲懼不免於徒死則但

只就日文反
復推出道理
使人自悟

可謂之殺身不可謂之殺身成仁聖人豈阿
志士而妄以成仁許之哉鄭氏憑臆立說不
自知其與經文相戾此尤不可不駁正也張
南軒志士與仁人淺深有間之說亦不必從
蒙引仍泥小註安勉皆非也

子貢問為仁節

問事與友孰重朱子曰友為親切賢只是
統言友徑指仁上說

烈按大夫不仁何以謂之賢大夫之賢者正
以其與為仁學問相關切耳且賢字寓仁字

此看賢字
朱子說與

道理在內賢與仁總是為仁所必資事之友
之總是為仁若說友仁視事賢較親切便似
事其大夫句不著力直須友士之仁方可甚
失語氣朱子只緣看得賢字膚看士之仁者
仁字重故如此低昂其實事友不可分輕重

慶源輔氏曰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
而起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切
磋而生勉勵之意則其所以為仁者力矣
○新安陳氏曰嚴憚指事大夫之賢切磋
指友士之仁

烈按嚴憚切磋集註合說是賢大夫虛懷折

確有證據不
是臆說諸家
見不逮此者
認理欠分曉

節。教。之。誨。之。雖。嚴。憚。中。亦。有。切。磋。處。友。之。中。
有。稱。畏。友。執。友。者。有。北。面。同。資。敬。者。觀。會。西。
所。云。吾。先。子。之。所。畏。可。見。雖。切。磋。中。亦。自。有。
嚴。憚。處。此。等。義。理。甚。明。而。小。註。必。分。貼。何。也。
蒙。引。存。疑。淺。說。及。顧。麟。士。說。約。皆。妄。采。輔。氏。
蒙。引。又。云。陳。氏。分。貼。爲。是。士。之。仁。者。猶。可。以。
嚴。憚。若。大。夫。安。暇。與。我。切。磋。此。說。尤。泥。甚。

顏淵問爲邦章

雲峯胡氏曰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商之
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周尚文亦有過於

文者周之冕則得乎文之中者也

勲。按。聖。人。非。謂。殷。輅。周。冕。得。文。質。之。中。取。而。
從。之。爲。輅。宜。質。冕。宜。文。權。衡。二。者。之。間。故。輅。
取。諸。殷。冕。取。諸。周。全。是。以。己。爲。主。非。徒。從。商。
周。起。見。也。假。使。商。尚。質。輅。或。近。於。文。孔。子。亦。
不。乘。殷。輅。周。尚。文。冕。或。傷。於。質。孔。子。亦。不。服。
周。冕。講。此。章。專。泥。四。代。上。說。者。非。是。如。雲。峯。
之。言。便。似。殷。僅。有。輅。可。從。周。僅。有。冕。可。用。自。
輅。冕。外。皆。無。可。取。將。防。民。範。世。一。切。治。天。下。

之具。須孔子自創為之。毫不可循殷周故事。有是理乎。

問顏子問為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朱子曰。固是如此。顏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

烈按合四代禮樂措諸行事。敬天勤民。移風易俗。萬邦協和。鳥獸咸若。皆在其中。獨非治國平天下之道乎。豈禮樂自禮樂。雖兼四代不足以平治天下乎。朱子云。固是如此。便似

聖人告顏子以四代禮樂。果未嘗及治平之

道。畢竟見得不親切。未可為定論也。

或問孔子言王道。只言禮樂。如夏時商輅。周冕是也。孟子言王道。只言政事。如衣帛食肉。經界井地是也。意者孔子言王道之本。孟子言王道之務。潛室陳氏曰。孔子為學者言。止言經世之大綱。孟子為時君言。當論濟時之急務。

烈按王道一也。雖為學者言。皆就其可以為

時君言者。斟酌次第。使舍之可藏。用之可行。

非孔子僅以大綱與學者言。孟子獨以急務

與時君言也。況言大綱而不及急務。則迂闊

說約采陳氏此說非是

說理員徹無
一語不精切
兼可悟論世
知人之法

不可以經世。言急務而不本大綱。則偏曲不
可以濟時。孔子雖言禮樂而政事。可以類推。
未嘗離却政事。孟子雖言政事而禮樂。可以
徐興。未嘗不該禮樂。此處須合孔孟生平學
術議論觀之。道理自是相通。豈可泥一章一
節之說。遂疑其此為學者言。彼為時君言乎。
安見言夏時商輅周冕為王道之本。言衣帛
食肉井田為王道之務乎。言衣帛食肉井田
而庠序之教。親睦之俗。皆在其中。又安見政
事與禮樂不相涉乎。信如陳氏說。則孔子之
言王道。亦有缺陷處。反不逮孟子之能濟時
也。可謂悖理之甚。

義以為質節

朱子曰。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
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然
讓時辭氣不能婉順。便是不能孫出。○陳
氏曰。事到面前。便斷可。否是義以為質。可
否既定。或從或違。所以區處。須中節文。無
過不及。是禮以行之。於其區處。或出辭氣。
須孫順。而無峻厲。方不忤人。是孫以出之。
○慶源輔氏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從
內說出外。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
信以成之。是由外說入內。

凡語孟中字
同義別即此
可以類推

熙按孫以出之孫字與危行言孫孫字異出
字與出辭氣斯遠鄙倍出字異蓋彼專就言
一端而言此却根義質禮行說來就應事接
物處寓許多和順雍容作用耳專屬辭氣雖
本注疏然不可從義禮孫信皆兼內外言非
敬以直內二句從內說出外義以為質因句
由外說入內也

矜而不爭節

南軒張氏曰矜莊自持易至絕物而發於
爭羣居相與易至徇物而失於黨

輔氏曰莊以持己理也然用意或過便至
乖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眾理也然
用意或過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天
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

烈按當云矜而不至於爭羣而不流於黨不
必於矜羣二字內增出絕物徇物二層若云
矜易至爭羣易至黨便似君子矜羣皆有流
弊在南軒之說似而非輔氏用意或過一轉
與南軒同病存疑槩謂南軒慶源說可從非
也

一言終身節

陳氏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就一邊論其實不止勿施所不欲凡己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欲弟人亦欲孝欲弟必推己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便是恕只是推己之心流行到那物而已

烈按己所不欲二句只宜照大學所惡於上節就不欲邊說而推己所欲以及人之意自在其中不必就勿施添出凡己所欲要施於人二句信如陳說便似白文少此一層待說書者補之殊礙文理蒙引存疑皆補推己欲以及人非也

人能弘道節

雙峯饒氏曰此道字是就自家心上說若就道體說則道自能際天蟠地何待人弘

勲按天地間只一箇道小之愚夫婦可與知能大之聖人不能盡際天蟠地雖就道體說亦須有體道者而後能蟠際兩間故曰待其人而後行如饒氏說則是天地間有兩道矣且在己者須人去弘他在天地者便可以弘人有是理乎存疑知其非而不詳其義愚故續而發之

吾嘗終日節

朱子曰思硬要去做學是依這本子小著心隨事順理去做

烈按隨事順理四字最當但謂學是依這本子便礙理學字內亦自有變化融通工夫在若只依本子去做何異執度求履欲隨事順理難矣哉

知及章

慶源輔氏曰不莊氣質之偏也不以禮學問之闕也

烈按不莊不以禮皆是氣質學問偏闕處輔氏以氣質之偏屬不莊學問之闕屬不以禮非是

門人 蕭一薦 同較

蕭一其

此以無實之論風不其半則之類觀不其

小註辯略卷六

下論

季氏第十六

三愆節

汪氏曰時可以言而或所與言者意不在是則亦非可言之時也不察而強聒之非惟不入其耳或反貽其怒矣謂之瞽可也

熙按既謂之君子言貌辭氣皆雍和不迫我雖強聒君子但不聽受耳未必遽怒也

三畏節

朱氏公遷日命以理言自其命之於人者而言也顧之則無閒斷聖人之事也畏之

則無怠慢君子之事也

烈按顧諱天命亦是畏天命。非畏字淺。顧字深。分階級而言也。顧畏分屬君子聖人。未確。觀周書召誥篇用顧畏於民。若顧畏二字合說。見朱氏分屬之誤。

生而知之節

朱子曰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顏回也。困者行有不得之謂。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不能。

烈按朱子謂堯舜孔子生知可也。謂禹稷學

知與顏子同可乎。孔子言有天下而不與以

舜禹竝稱。又云禹吾無間然矣。孟子稱禹大

智。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禹豈

僅學而知之乎。孟子云禹稷顏回同道。謂回

雖窮居其萬物一體之心。與禹稷同。非謂顏

子與禹稷為行輩也。朱子謂禹稷顏回皆學

知。未免微失衡量。況孔子嘗自言志學。不如

丘之好學。五十以學易。學之不厭。則是孔子

未嘗不學也。而朱子必專以生知歸孔子。何

就同中見異
權衡獨精

與困而學。但復其所本。有非增其所不能。朱子借孟子語。詰此句。尤非。

九思節

雙峯饒氏曰。九者之目。有次第。視聽色貌。言是就自身說。事疑忿得。是就事上說。一身之間。視聽向前。其次則有色貌。又其次言出於口。又其次見之。行事視與聽對色。與貌對言。與事對疑。與忿對得。又是就事上說。三者之中。疑思問屬知。忿思難見得。思義屬行。

烈按事疑忿得。雖就事上說。却是就自身說。離身言事。與離事言身。皆非也。饒氏說。蒙

引云。事疑忿得。以身連事說。大抵都是君子

誠身之事。此論足駁正饒氏。而又云。饒氏說

亦無妨。何也。知行九思。皆有專以知屬思。問

以行屬思。難思義尤謬。○九思如視聽色貌。

尚可分次第。至於言行。因時境而言。或言在

行前。或行在言前。忿疑得三項。亦難說煞。或

疑忿之時。見得或見得之時。疑忿此皆觸物

感事。不可豫必。聖人特列言之耳。如何畫定

次第。與視聽色貌同例乎。此愚所以致疑於

說理員動無
涉柱鼓瑟之
病九項不分
次第最是

推進一步發
前說所未盡

四書大全卷六
辨明卷六
三
饒氏而併惜蒙引之未盡辯正也。
勲按視聽色貌亦分次第不得總是見於一
身者視聽時獨無色貌乎色貌中豈盡無視
聽乎人固有明聰未必溫恭者亦有溫恭不
必明聰者故如此分別言之務使各適其宜
不可有一之不當耳論其極須是施於四體
四體不言而喻方見君子作聖工夫豈真比
擬配合如當這一件止思一件云乎饒氏蓋
誤讀朱子小註而不知貫通者也。

隱居求志節

問集註謂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顏子
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
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若
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
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
蚤死故夫子云然不知可否朱子曰當時
止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然語意之
間誠有如所論者

烈按問者補出古之人有行之者一句又改
顏子亦庶乎此為顏子可以當之就出處隱
見上說出顏子與伊尹太公不同處與孟子
禹稷顏子易地皆然語意相符據問者語意

此朱子折中
未當處

可謂助註所未及。朱子不亟改竄。且答問者云。當時止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深淺。愚謂事非德不立。舍德而專言事。則五伯之假。可以追三王。鄉原之似。可以入堯舜。孰從而分別之。況達道自求。志始求。志達道。包德字在內。既云行其所求之志。天下豈有淺德而能行道者哉。

陽貨第十七

性相近節

朱子曰。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若本然之性。則一般無相近。又曰。孔子言性。雜乎氣質。言之故不曰同。而曰相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又曰。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亦指此而言也。○雙峯饒氏曰。此章。程子專以為氣質之性。朱子以為兼氣質而言。兼字尤精。蓋謂之相近。則是未免有些不同處。不可指為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為一性。而其本然者常為之主。故氣質雖殊。性終不甚相遠。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非專主氣質言也。

烈按人無氣質何處見性。但性。是心之生理。

諸儒聚訟千
百年當以此
說折之

氣質只是氣質豈得槩謂之性氣質而謂之
性則天命之謂性有二性矣先輩云學問所
以變化氣質就氣質不好處言信如程朱之
說則學問所以變化性也性無不善何變化
之有孔子僅言性程朱謂孔子言氣質之性
而饒氏又謂朱子兼言氣質精於程子之專
言氣質不知此二說皆非也

子之武城章

朱子曰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己欲盡而立
人已欲達而達人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

學道不過曉得那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

勲按位有上下故曰君子曰小人至於學道
則一也在上有德澤以及人則爲愛人之道
在下奉行上令則爲易使之道本無精粗而
朱子於學道二字分別淺深將謂孝弟忠信
之道不若欲立欲達之道乎則何以孝弟爲
仁之本而君子必主忠信乎且興孝興弟由
於上之老老長長安得以立達專屬君子孝
弟偏屬小人乎況君子愛人亦惟教之以孝

四書大全卷六
弟忠信如所云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出入相
友守望相助爾無我詐我無爾虞方是禮樂
之治方見愛人之實豈有空言立達而無所
事孝弟忠信之道乎又況孔子所言立達合
帝王匹夫皆有之則易使中安在無立人達
人道理而謂小人所曉者不過孝弟忠信而
已乎若徒從名位立論則孔子未仕時不免
爲在下之小人亦將謂孔子僅曉孝弟忠信
而無與於立達之道乎語意執滯不圓活矣

公山弗擾章

問弗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
過勸得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如何
便與得周道朱子曰聖人自不可測改過
僅臣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
有措置○慶源輔氏曰魯在周之東故云
爾蓋聖人無小成苟就之理如獲用不與
周道以繼文武不已也○蘇氏曰弗擾之
不能爲東周明矣然用孔子則有可爲東
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
往者知其必不能也

烈按聖人未然事何必憑臆揣摩朱子謂聖
人別有措置是也蘇氏云卒不往者知其不
能也知其必不能而卒不往則欲往者權辭

也。亦微辭也。意皆在言外。豈以其用我。遂謂有可爲東周之道哉。輔氏云。不興周道。不繼文武。不已。何啻說夢。就孔子生平。用舍行藏。觀之。便知聖人到氣數困厄。亦自有不能措置處。定公九年。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四年。攝行相事。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臚俎於大夫。孔子行。夫攝相。三月。魯國大治。宜其興周道。以繼文武。在反掌間。然卒爲桓子所沮。卒不能去魯。安在弗擾。用孔子。遽能興周道。繼文武哉。蓋聖人德盛化神。綏來動和。苟不得邦家。則退老洙泗。必無以見諸施行。然則用行者。聖人治天下之道也。如天下不用何。以此益信興周道。繼文武。聖人不能必之於弗擾耳。

虛齋蔡氏曰。弗擾。召子欲往者。意不在弗擾。是欲因此以得魯柄。而大爲魯人立紀綱。以平天下耳。

勲按。有子云。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子於

惟

衛主讎由伯玉。於宋主司城貞子。當患難顛沛時。猶擇所主。豈有為魯人立紀綱。以平天下。而因亂人以圖柄乎。商鞅因景監見。後世譏之。蒙引以此測孔子。可謂侮聖矣。

子張問仁節

胡氏曰。謂恭其本者。皆以事言。而恭則切於身也。

熙按。信如胡氏之言。則寬信敏惠。皆不切身矣。不知恭者其本。特張敬夫從五者指出。行處要領言之耳。非謂四者專屬事。恭獨切身也。使寬信敏惠。皆不切身。聖人何以竝列五者。何以云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胡氏迂泥至此。

佛肸召章

問公山之召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子路意有所未定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庸聞以為問。其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當以子路為法。庶平不失其身。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朱子曰。得之。

勳按。或論出處甚當。此苟或劉穆之所不及也。至謂當以子路為法。則失之矣。子路知諫

孔子公山佛肸之召而卒自陷於孔悝之惡。安在其能不失身邪。朱子不加辨正。槩以其說為得。萬一後世出處。皆以子路為法。則楊雄蔡邕。竝稱賢者。而李傕郭汜之徒。尤為忠於所事。害道豈不甚哉。

烈按義理可否處。間不容髮。雖一句一字。不可不慎。只應說學者當以子路此言為法。不當直云當以子路為法。若徑說子路可法。則子路誤死。孔悝之難。亦足法乎。此等語。惑後

加此言二
語義便有

儒實甚。且稱許子路。尤不免過情之病。

程子曰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不往者度其不足有為也

勲按以孔子不為衛輒觀之。必無往公山佛肸理。其欲往者。特居夷浮海之意耳。程子之說。愚不以為然。義若可往。孔子必不徒以強弱為進退。不然。雖大有為之主。豈不擇可否而輕一就哉。信如程子所云。使孔子生當漢晉。遇曹操劉裕之徒。亦將以荀彧劉穆之自待。弑父與君。仲由丹求所不為。而謂孔子與

叛人爲黨哉。

問佛肸弗擾之召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朱子曰此是一時善意聖人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不往者蓋二人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有欲往之意然違道叛逆終不能改故聖人亦終不往也

烈按信如朱子此言則是佛肸弗擾果能尊賢向善感動聖人聖人實意欲往矣深看召字終不切當日情理時勢須知二人召孔子非真有向善之心但欲倚爲己重耳至云決意欲往再思然後不往又似聖人不能深窺

讀經史皆當權衡情理時分不可以辭

聖人心事只如此

佛肸弗擾平日心事不早知其難與爲善若不更思一番則欲往便往不免失身之悔矣此有識之士素明去就者不爲孰謂孔子必更思而後不往哉此等議論不惟失却聖人從心不踰無可無不可道理并未識聖人欲往之意思謂孔子欲往不往與待陽貨同若云聖心適契爲誠所感則孔子諾陽貨吾將仕矣亦將謂孔子必枉己以求仕有是理乎

紫峯陳氏曰彼之不善自不善耳安能逸己夫既不能逸己則吾可往矣可往而不

往則是不知變通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乎

勲按匏瓜節不黏上文為是夫子只說不能
逸我未嘗言已可往也陳氏添吾可往矣云
云便似孔子真欲應佛肸之召失聖人當日
語意且孔子欲往奚必瑣瑣向子路分疏匏
瓜二句亦是泛論見已終當為世用不必以
不往佛肸為繫而不食也

禮云節

厚齋馮氏曰復曰云者謂常人所常言也乎哉疑而反之之詞

熙按兩句一意云乎哉語氣甚決正深言玉
帛鐘鼓不可以云禮樂也非疑而反之之詞
如馮氏說則吾有知乎哉仁遠乎哉云云皆
可謂疑而反之矣

鄉原德賊節

朱子曰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真鄉原也

勲按孟子論鄉原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若馮道者歷四姓十君無所不為人皆知

四姓十君
李贊列
隱與張
居東方朔白
居易同傳識
者非之

馮道自謂癡
頑亦是欺人
語此獨指出
肆無忌憚如
見肺肝矣

明茅坤讀馮
道傳亦以道
為鄉原之深
情者皆不可
為定論

氏謾信
處

說盡鄙夫
術從來無
此確論

此窮語小
人情狀宋儒
尚未夢見

其非可與鄉原同日語哉。鄉原同流合汙。惟恐忤俗。惟恐人不我是。馮道則肆無忌憚。侈然自以為得志。觀其自序。絕不知人間有廉恥事。其於鄉原行事既殊。處心尤異。若冰炭黑白之不相為者。朱子比而同之。將謂馮道行事尚可稱乎。僅如鄉原為德之賊乎。何嚴於鄉原而恕於馮道也。

鄙夫章

慶源輔氏曰其患得也則求以得之而已。雖行險徼倖乘間抵巇然其惡猶有止也。

至於患失則無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不惜身命。大則弑父與君。禍及國家。

烈按患失從患得來。總是一箇念頭。後來許多不肖之心。皆從患得一念。胚胎苟患失之二句。只就他患得內推出。非患得惡猶有止到患失方無所不至也。輔氏分淺深看。非是。况吮癰舐痔。是小人未得志時。狐媚乞憐。邀求富貴情態。及羽翼既成。大阿在手。弑君篡國。皆無所顧忌而為之。小則吮癰。句不當在既得之後。不當與篡弑並言。蓋既得而患失。

四書大全辨
辨明卷六
則挾威肆毒。睥睨神器。豈復甘心。吮癰舐痔。以求寵哉。

勲按宋賈似道之於度宗。求去愈速。則留之愈堅。此又以失爲得。巧於要君者也。入朝不拜。師臣不名。甚至賜宅湖山。若惟恐不得其歡心者。何有於吮舐哉。古今權姦若此類者。頗多。輔氏獨不見及。特未之考耳。

古者三疾章

潛室陳氏曰。氣數有淳漓。故生物有厚薄。只正春時。生得物如何。到春末。生物便別。

烈按據陳氏說。則今之狂蕩忿戾。變詐者。皆是氣數所生。非人所能療。聖人變化氣質。學問何處措手。凡鄙夫小人。皆可藉口。無復懲艾工夫。直令舉世皆不瘳之疾。安所施藥石哉。須知孔子主習俗言。陳氏專主氣數言。此處不可不辨。蒙引謂陳說害道甚確。

勲按謂氣淳則物厚。氣漓則物薄。似也。然唐虞之際。淳矣。何以有朱均四凶。東遷以後。周之氣數。不可謂不薄。何以有孔顏。况一父之

子賢否異類一門之內順逆殊途如司馬牛之於向魑柳下惠之於盜跖至若沈充之後有沈勁褚淵之後有褚賁氣數又安在哉愚謂三才竝立聖人設修道之教將以變化氣質補天地之有憾也不此之圖而諉於氣數之無如何終亦自暴棄而已矣

予欲無言章

慶源輔氏曰百物生是天理之發見也四時行是天理之流行也發見則自其初而言之流行則併舉其終也

大註駁正
小註

烈按集註莫非天理流行發見之實總承上時行物生合行生皆天理發見流行處也不必分言輔氏泥一生字主發見說泥一行字主流行說謬甚小註新安陳氏曾辨其誤其略云以序言之必四時之流行而後百物之品發生雲行雨施方品物流形乾道變化方各正性命豈有先言百物生而後言四時行之理哉輔氏過於密察反成病敗新安蓋甚非之也

之就小註明
勿者駁正小
論之誤

宰我短喪章

朱子曰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為忠信此一事而兼有得失得失又有重輕又曰宰我之心雖薄而其不敢自隱者猶有聖門氣象也

勲按伐國不問仁人宰予遊聖門而敢以短喪之說聞於孔子其無忌憚已甚矣儻猶以不隱為忠信彼證父攘羊豈不居然直哉觀其援禮樂以為辭借改火以為義非徒自言其隱直有陳相許行思以易天下之意孔子斷以不仁直不可以為人耳焉有不可為人

之人而猶謂之忠信者哉信如朱子之說則有禦人於暮夜而布告於白日亦將曰是不隱也不害為忠信彼分均出後者孰非古今仁人義士哉

君子有惡章

朱子曰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警○鄭氏曰疑與子路之問同時故問答雖切子貢方人之病而亦有諷子路之勇者稱惡訕上警子貢也微訶子貢自警也至於勇而果敢則為子路而發

烈按二節皆是惡人觀集註侯氏惟仁者能

惡人可見。朱子分戒人自警。蛇足。至如鄭氏
率連上節。子路分別子貢自警。聖人警子貢。
警子路。尤瑣碎不成文理。

四十見惡節

吳氏曰終止也其終也已哀其不復有進也

熙按其終也已其字乃詰責之辭。猶云便如此而已。乎言外有及。今為之。猶可改過。意昔稱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衛武耄勤。卒成睿聖。人固不可有四十見惡之

玉知非四十見
可自新
人誘

進意當合孟
子雖有惡人
節觀之

時亦決無年至四十便不復有進之理。學者以蘧瑗衛武觀之。益見吳說之謬。且孔子生平惟勸人進修。何故作此絕望語。從集註作勉人意是。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章

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政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朱子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比干恚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

于一向死諫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狎狂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或曰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此語先後不同者史記所書者事之實此以事之難易為先後耳

只看總說殷有三仁便見聖人非以難易分先後

勲按論語叙次三仁與史記異者只是從生說至死非以難易為先後也孔子稱為三仁正以事雖殊而心則一若謂去者易奴者難則是箕子高於微比孔子略無分別不幾失輕重乎易言箕子乃取象之義示後世遇暗

有可與

君者當如箕子之晦明正志耳非以其所處最難舍微比而獨取之也朱子泥看爻辭便分難易不知六五之位止可用箕子不可用微比也君臣義無所逃一遇昏主非死則去豈可為訓微比之所以為仁者由其蒙難處變無可如何耳安得以常理論之如朱子所云不惟不知三仁并不知易矣至易經大全小註湘陰王氏云微子去之利而不貞比干諫死貞而不利惟箕子囚奴利且貞尤叛經

引易與書作
證三仁大義
愈明亦見六
經同歸之指

毀聖之甚。此五經大全辯之不得已也。○三
仁不必別爲分疏。只看商書微子一篇。微子
謀於父師少師。語語從宗社起見。絕無偷生
懼禍之意。說到自靖自獻於先王。鬼爲泣下。
孔子三仁之稱。從此看出。後儒以形迹拘人。
豈知微子之去。固父師少師以大義責之。不
得不然者哉。夫論人不詳其本末。察其用心。
徒從形迹立論。未有不出入兼失者也。○朱
子旣云箕子不使君徒有殺諫之名。是箕子
不死。自能全身爲人主分過。又曰箕子偶然
不衝著紂之怒。不殺他。又似箕子之不死。亦
幸免耳。語意自相矛盾。

不仕無義節

慶源輔氏曰。丈人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而不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是其心必有所蔽。故一得一失。或明或暗。而不自知其然也。

熙按君臣長幼一也。丈人知長幼之節。未有
不知君臣之義者。特以世亂君暗。不能有爲。
寧潔身退耳。自當與衡門考槃一流人同看。

孔子君臣之義三句。非責丈人語。皆是說明自己心事。見己不敢廢君臣之義。亦猶丈人不廢長幼之節。潔身雖未為不是。而使天下無君臣之倫。可乎。下文行義二字。亦只是不廢君臣之倫意。故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總是借長幼一端。說出君子之仕不容已處。輔氏謂丈人真不知君臣之義。非也。

雙峯饒氏曰。前章說天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仕之義。

廢君臣正
易世如何
屬仁義

烈按。惟天下無道。不忍不與易。故不得避世。不出仕。出仕行義正。所以救世。仁義二字。須識得。聖人並行不悖。處分說者非。

不降其志節

新安陳氏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惡人之朝。不辱身。可見

烈按。夷齊不辱身。根不降志。來雖志主內。身主外。要之不降。不辱。不愧。乃心只是一箇念。頭不降其志。二句。宜串說。不宜平說。况非君不事。卽是不立惡人之朝。是一項事。分貼非

也。謂柳下惠節小註李氏云。不卑小官。降志也。不羞汙君辱身也。誤與陳氏同。

我則異是節

致堂胡氏曰。無不可。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設有入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入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妄隨苟合之人耳。聖人無可無不可。則非固也。聖人無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行之實。未易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者如此。

烈按胡氏首尾凡十句。皆深切當理。獨中段

必如此辨析
方不為舊說
所蔽

當時儒臣修
皆未見及

此

似是而非。既知五字成文。當渾全會義。又曰無可而無不可。非固無不可而無可。非流則分析甚矣。聖人之不為孤介。不為苟合。不待比擬而後見。何必以絕世離俗。無一可者。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形容非固非流乎。況白文一氣滾說。只無可無不可五字。胡氏又添出無不可而無可六字。又倒無不可在前。而以無可繼之。便似無可無不可之外。別有一層作用。所謂畫蛇添足也。無可而無不可屬

非固無不可而無可屬非流尤不可曉胡氏說前後自矛盾如此大全辯視舊本頗嚴去取小註不全錄其語學者詳之

子張第十九

百工居肆節

朱子曰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閒坐打
悶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
與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
成其事學必須務致道故必二者相須其
義始備

烈按雲峯胡氏云其事即成於此便覺得居

肆。居。字。內。寓。心。無。外。慕。技。無。他。雜。意。非。游。手

閒。坐。托。身。肆。中。無。所。事。事。者。槩。謂。之。居。肆。也。

學。字。要。看。得。細。學。小。道。與。中。道。而。廢。皆。不。可。

謂。學。朱。子。看。居。字。學。字。不。著。力。只。汎。汎。說。過。

因。有。學。亦。不。能。致。道。之。說。謂。學。亦。不。能。致。道。

必。須。學。外。別。尋。一。層。工。夫。何。異。騎。驢。覓。驢。當

以。胡。氏。說。為。正。新。安。陳。氏。云。尹。說。是。發。子。夏

餘。意。此。論。甚。確。○。尹。氏。云。居。肆。必。務。成。其。事。

非。居。肆。亦。有。不。能。成。事。之。謂。按。必。務。二。字。見

不。成。事。不。已。正。指。居。肆。內。孳。孳。汲。汲。不。敢。或。違。意。思。

小人之過節

勉齋黃氏曰有過過也憚改而文以為欺又增益其過也故曰重其過○胡氏曰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者以改悔為難而自昧其本然之善心反不以為難重其過者始焉不能審思而遂與理悖過矣而又飾之以為欺是再過也

與。子。路。何。必。讀。書。云。云。皆。是。文。過。集。註。憚。改。認。不。是。多。端。解。免。說。箇。是。處。如。再。求。對。伐。顯。勲。按。文。字。不。必。泥。集。註。重。其。過。意。只。不。肯。自。

自欺總是推原病根及其流弊非本節正意黃氏胡氏傳會集註非也

夫子不可及節

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夫子之不可及以其德之化不可為者言也終言如之何其不可及以其神化之不可測者言也

熙。按。夫。子。之。不。可。及。者。是。渾。說。聖。德。神。化。却。在。虛。處。說。下。文。如。之。何。其。可。及。也。却。又。就。立。之。斯。立。六。句。形。容。咏。歎。有。語。言。不。能。盡。意。正。根。上。文。夫。子。不。可。及。一。句。來。無。前。言。終。言。兩。

貫上下層次亦見

層。況神化不可測。道理俱該括在德之化。不可爲內。總是一意。安得偏以化不可爲。屬夫子之不可及言。化不可測。屬如之何其可及言。陳氏此說背理。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章

朱子曰。聖賢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時之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行時止。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爲是而守之哉。

沈方隅中
柄義自出

烈按說理最嫌不精徹。如未發之時之理。雖未著於事。而所以應事者。在其中。執中雖屬事。却未有離未發之理。能沉應曲當者。允執其中一句。朱子專在事上說。殊欠員活。況執者。欄柄在我。惟所操縱之意。非真一物當前。而執持之也。時行時止。道理皆從此出。與塊然不動者不侔。就聖人胷中一定不移處。亦自有四應不窮處。若云天下大本不可得而執。則泥看執字。而於大本亦捕風捉影矣。雖

出朱子之說。必不可傳會。

雙峯饒氏曰通論此章堯舜禹是說相傳之理湯是說他心事武王又是兼政事而言三說固無不同然累聖相承只是一中字

烈按堯舜禹雖說相傳之理。其心事與政事。由此可見。武王雖兼政事。決無不原本。此理此心者。此處須融會看。若瑣碎分析。則支離甚矣。○原是叙述帝王各舉大要而言。非如後世年譜逐段有事實可據。不必分事分理。

子張問政章

胡氏曰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然君子心一於敬。不以彼之衆寡小大貳其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何驕之有。

勲按泰與驕絕遠。安舒自得。從無敢慢來。全是不愧不忤氣象。驕則趾高氣揚。蕩佚自恣耳。即如君子泰而不驕。只就用心之異處分別。君子小人。胡氏謂泰近於驕。亦將謂君子近於小人乎。且下文無衆寡三句。正是說君子之所以泰處。胡氏著一然字。便似泰字淺敬字深。分兩層看。尤誤。

推只
駁正
於驕句
去誤處自見

專言偏言皆是憑臆之說

朱氏公遷曰論語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庸言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皆敬也而有不同者中庸是徹內外言專言之敬也論語專主容貌言偏言之敬也

熙按正衣冠一段即莊蒞意其實從無敢慢得來朱氏專主容貌言非是○庸論言敬徹內也特朱氏看得不同耳必謂中庸言敬徹內外論語言敬專主容貌則是子思說理融會通貫孔子未免詳外略內之病朱氏說誤甚勉齋黃氏曰殺不可也甚則不教而殺視成不可也甚則不戒而視成致期不可也甚則慢令而致期吝不可也甚則與人而亦吝今至於犯人情之所已甚則惡之至

者也

烈按誅殺視成致期非不可失在不教不戒慢令耳果如勉齋此言則堯舜考績誅四凶盤庚致告皆犯人情所已甚皆謂之惡可乎此說悖理傷化不可不辨

門人 金敦淳 同較

徐日旭

實具學術經言不是唐言

